



三國志  
上



特  
伊 8  
1.735  
57





98  
1735  
57

魏書二十一

王衛二劉傳傳第二十一

三國志二十一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

張璠漢紀曰龔

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太尉初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執行服時人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因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封是宦豎深怨之及膺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

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竒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佻不甚重也

臣松之曰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佻者簡易也

此係八年所購以贈  
所購以贈  
贈資一人





卒祭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文士傳載祭說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祭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疆弱

未分故人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祭復曰如祭所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畧冠時智謀出世權表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外逐劉備於龍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祭計掩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祭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敗不盡言琮納其言 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未嘗交兵何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荊州劉備却後數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荊州之年便云逐備於隴右既已爭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不相豫以此知張騰假偽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騰虛偽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祭奉觴賀曰方今表紹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行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同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

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祭恒典之

華虞洪疑要注

曰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侍中王祭識舊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祭也

初祭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

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祭為覆之

碁者不信以杷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疆

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

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典夏各曰祭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

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祭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

章文

志曰太祖特征漢中聞祭子死歎曰孤若在使仲宣無後

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祭

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

瑒字德璉

瑒音徒哽反一音暢也

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

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先賢行狀曰幹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



疾不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  
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  
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  
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  
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  
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以柄必不立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表  
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  
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  
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  
爲屈太祖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人太祖時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枝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爲

知已死女爲悅者玩恩義苟數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之案魚氏典畧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爲曹洪屈得太祖召卽投杖而起不得  
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 又典畧載太祖初征荆州使瑀作書與劉備及征馬超又使瑀  
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騰云初得  
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爲魏公而云瑀歌舞辭 軍國書  
稱大魏應期運愈知其妄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如此  
檄多琳瑀所作也 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所讀琳  
祖適近出瑀隨從因于馬上具草書成呈 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各  
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  
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爲世儒者延  
熹中至司隸校尉子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百餘篇辭雖不典世  
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輯叙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  
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泰山太守劭弟珣字季瑜司空掾卽瑒之父 瑒以  
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文二傳曰瑒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賞終于  
野王令典畧曰文帝常賜瑒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爲像因  
書嘲瑒云夫物因人爲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瑒答曰瑒聞  
荆山之璞矐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琅之金登窈窕之首輒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  
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  
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  
夫先嘗其粒恨瑒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瑒辭旨巧妙皆知是由是特爲諸公子所  
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瑒獨平視太祖聞之



乃收楨減死輸作

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楨二十二年卒文

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

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

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

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

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

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

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

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

一時之雋也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

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祭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援漏卮圓扇橋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自賴川邯鄲淳魏畧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倉

雅蟲葉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荆州荆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

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苗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

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粉遂科頭拍祖胡舞五椎銀

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情整儀容與淳評說混

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

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仗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侑者及暮淳

歸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于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繁

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淳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于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繁

欽繁音婆曲畧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穎欽既長於書記又善陳留路粹畧

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

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奏

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畧言融嘗在北海見王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滅

於未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中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太爾衡言論

放蕩衡與融更相贊揚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

誅之後人規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與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祕書令從大軍至漢中坐違禁

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歎借及即位特用其子為長史 魚豢曰尋首往者魯

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雋也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

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臚卿韋仲將仲將曰仲宣傷

於肥體休伯都無格檢元瑜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龔疏文蔚性頗忿鷲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目

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

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

儀廙修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叙錄曰緯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



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  
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 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敘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帝世歷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

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嘗在玄坐作五言詩玄嘉玩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顛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越所殺純弟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 則官至步兵校尉

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拘禮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自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事而已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時幸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游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曰作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蔽不見陰精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頽我騰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之士何曾等深所警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各京邑為太子庶子早卒

### 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

康字叔夜案嵇康諱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為康傳曰家世儒學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信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為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遠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虞預晉書曰康家本性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為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為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日銍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東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街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異及異弟安親善會異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性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歌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採藥於汲郡共比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為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頗致怨憎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報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詠 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稱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盛所記不同 又晉陽秋云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辭還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為殊異如此 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郡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 世語曰母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



濤曰不可儉亦已敗 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于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嵇康呂安蓋緣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母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于寶云呂安兄異善於鍾會異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母丘儉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若異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母丘儉年殺嵇呂此又于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 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啓以為祕書郎稱紹平簡温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為永不足復為郎也遂歷顯位 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于簡弘農楊準同好友善而紹最有忠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王師敗績百官皆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見褒崇追贈太尉諡曰忠穆公 景初

**中下邳栢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

**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

**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魏畧曰質字季重以才學通博為五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為世子質與劉楨等並在坐席楨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問設終以博奕高談娛心哀筆順耳馳騫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暇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新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余顧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念至何時可言方今壯實紀辰景風扇物風氣和暖眾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

人非我勞如何今遺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反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鴈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鍾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諸子之文對之拔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眠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承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 臣松之以本傳雖略載太子此書美辭多被刪落今故悉取魏畧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質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遲下仕從吾游處獨不及門號聲壘恥能無愧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曹真曹休亦與質等俱在勃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質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質為單家少游邀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沉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也 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苗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



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歎歎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諦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其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志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十丹汝非屠枕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未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志還拔劍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思慕作詩曰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徒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蒙聖王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中見棄棄我歸黃墟焚焚靡所恃淚下如連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各不書慷慨自僂倪庶幾烈丈夫太和四年入為侍中時司空陳群錄尚書事帝初親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本對帝盛稱驃騎將軍司馬懿忠智至公社稷之臣也陳群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群而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群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諡曰醜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中乃改諡威侯應字溫舒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各於時亦至大位

衛覲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表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覲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覲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

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間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覲還稍遷尚書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覲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覲覲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眾彊殆難為慮或以覲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叛太祖自親征僅乃平之死者萬計太祖悔不從覲議由是益重覲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



爲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卽位進封闈鄉侯三百戶闈音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旣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爲

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覬歷漢魏時獻



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  
身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

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諱或

曰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二千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救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滿平原太守亦以學行稱滿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荷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丕隆祖考位終太常尼從父岳字安仁岳別傳曰岳美姿容夙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子滔字湯仲晉諸公贊滔以博學才量為名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內王象亦與凱並以文章顯

別見楊

俊凱薨諡曰敬侯子權嗣權咸熙中為鎮西將軍

晉陽秋曰權字伯玉清貞有名理少為傳假所知弱冠為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為晉尚書令司空太保惠帝初輔政為楚王瑋所害世語曰權與扶風內史熈燮索靖並善神書權子恒字巨山黃門侍郎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為太子洗馬早卒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眾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兄望之有名於世荆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

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專天下

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

廙別傳載廙道路為賊謝劉表曰考躬過家分

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

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

謝劉表曰考躬過家分

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相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潤

三至之間考躬之愛已哀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殫滅取笑明哲是用逝竄永涉川路即日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荆之思雖遠猶敢忘前施

表既殺望之荆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達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前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连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

二主之度速也若不達其度惟二主之度速也若不達其度惟二主之度速也若不達其度惟二主之度速也若不達其度惟

偏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眾矣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廙答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



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  
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隆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  
而見之居無幾隗自遠而至齊遂以霸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  
初建為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廩上疏曰聖人不以智  
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  
獨斷者不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眾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  
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  
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必固欲自潰  
者雖強必敗也自殺下起軍以來三十餘年敵無不破疆無不服  
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  
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  
一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習武於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

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  
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  
而不恤民於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  
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  
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  
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  
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  
祖遂進前而報廩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  
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廩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  
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廩別傳曰初廩弟偉與諷善廩戒  
之曰夫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  
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眾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  
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攪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

徙署丞相倉曹屬廩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



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吝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廩別傳載廩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其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況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也此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曷使之然耳況於長吏以下羣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肖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之故知患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浮言耳亦皆得其事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佳者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聲譽未為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爲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各事者皆以戶口率其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與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此行之則無能之吏修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甚善之

廩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

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廩別傳云時年四十二無子帝以弟子阜嗣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阜子喬字仲彥晉陽秋曰喬有贊世志力惠帝末為豫州刺史喬胃胤丕顯貴盛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

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善其言救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晉永和年中廷尉王彪之與楊州刺史殷浩書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談者或有疑應有謂孔才所論為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禮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而廢者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尋此四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非為先存其事而微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修豫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將處天災罪已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靜躬殿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闔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浩從之竟却會

御史大夫郝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書郎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畱太守敦崇教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



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耀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

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竒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

臣松之以爲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

退讓及明思通微近於過矣

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畧愍王綱之弛頽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



以啓矇輒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畧一篇臣學寡識淺誠  
不足以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學以移風俗著樂  
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  
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  
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所述叙官至尚書光祿勳先賢行狀  
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特舉裴任侍中並無所  
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卒子悅字孔  
懌晉光祿大夫襲孫紹襲友人山陽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著昌言  
播微胤等並皆顯達

**詞佳可觀省**

襲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  
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

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  
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  
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  
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為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  
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為論名曰昌言凡一十四篇散騎常侍陳留蘇林  
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建安中為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卒  
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光祿大**

**夫京兆韋誕**

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將大僕端之子有文才善屬辭章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  
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邯鄲淳衛覬

及誕並善書有名覬孫桓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  
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  
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淳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  
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  
猶有髮髯敬侯謂覬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  
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  
以能書畱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簡  
理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畧見武紀又曰師宜官為大字邯鄲淳為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  
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  
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然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  
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忽不  
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章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頽梁孔  
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

**城孫該**

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疆志好學年二十上計掾召為郎中  
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元二年卒官

**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

文章敘錄曰摯字德魯初上笏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  
廉除郎中轉補校書摯與母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

求仙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未助也其詩曰騏驎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軻多辛酸  
伊摯為摯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  
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表盜未有言被此篤病  
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丸儉答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為聖世出德音何



不怡八子未遭遇今者邁明時胡康出壘敵楊偉無根基飛騰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聯翩輕栖集還為燕雀啞韓眾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摯竟不得遷卒于祕書盧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眾論翁然號為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丞何禎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臣松之案魏朝自微而顯者不聞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傳楊偉見曹爽傳

傳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伯父異黃初中為侍中

尚書傳子曰嘏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嘏弱冠知名傳子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嚮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

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子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爾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讟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司空陳羣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難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與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畧虧頽而曠載罔綴微言既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眾才莫晞也案劭考課論雖欲尋

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畧以闕亾禮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六職土有恒貢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度之流靡所修承自建安以來至於青龍神武撥亂肇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畧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鄉老獻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鄉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未必當任薄伐則德行未爲叙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熒陽太守不行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傳子曰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與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猶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校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節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煩楚而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遷尚書嘏常以爲秦始罷侯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

致遠不應時務事與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兼土拓境闢地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



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  
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  
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  
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司馬  
彪戰略載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王和  
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表請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傳報對曰昔夫差  
勝齊凌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土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  
必善終古事之明效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及胤嗣元凶已極相  
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  
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延命於深江之  
表矣昶等或欲汎舟徑渡橫行江表收民畧地因糧於寇或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搆貳待  
其崩壞或欲進軍大佃偪其項領積穀觀釁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  
則功成各立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守若  
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爲寇幾六十年君臣僞立吉  
凶同患若恪獨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  
間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倣功先戰而後求勝  
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和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  
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  
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際時聞討襲速決  
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

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  
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置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兵  
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  
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算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  
征伐縉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  
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  
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  
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而行萬一不全之路誠愚臣之  
所慮也故謂大佃而偪之計最長時不從假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  
**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爲之備**昶議以爲淮海非賊輕行  
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漂浪沈溺畧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  
**寄命洪流以徵乾没乎**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  
屬交私成度說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  
臣松之以皮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爲未暢淳以得利爲  
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爲干燥之干蓋謂有所徵射不計干燥之與沈沒而爲之**恪不過**  
**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  
**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昶常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  
傅子曰昶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諷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昶  
以明智交會 臣松之案傅子前云昶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爲夏侯



玄以名重致患費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已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假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為厚薄由于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傳于此論非所以益假也

嘉平末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假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

固勸景王行景王未從假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日癘創其聞假言驟然而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假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假有謀焉及景王薨假與司馬文

王徑還洛陽文王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假假不敢受及薨假秘不發喪以景王命會由是有自矜色假

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假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諡

曰元侯傳子曰初李豐與假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假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遺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假言假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故騎常侍荀魁善徽魁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顛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終朝事俱為名臣子祗嗣

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假著勲前朝改封祗涇原子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假少子也晉永嘉中主

司空祗子宣字世弘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字世道祕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祭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祭特處常伯之官與一代之制然其冲虛

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覬亦以多識典故相時王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以清鑒著傳假用才達顯云

臣松之以為傳假高流而此評但云用才達顯既於題目為拙又不足以見假之美也



魏書二十二

栢二陳徐衛盧傳第二十二

三國志二十二

栢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

魏書曰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為尚書著各南方

仕郡功曹太守孫

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栢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表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



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趙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魏書稱階諫曰今太子位冠群子名昭海內仁聖達節天下莫不聞而大王甫以植而問臣臣誠惑之於是太祖知階篤於守正深益重焉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係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眾多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疆救大

王案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戶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諡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諡曰壯侯子翊嗣世語曰階孫陵

字元徽有名於晉武帝世至英陽太守卒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諡皆有盛名寔字仲

元方諡字季方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諡並名重於世寔為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為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諡為司空掾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總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傳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先賢行狀曰大將軍何進遣屬弔祠諡曰文範先生于時寔紀高名並著而諡又配之世號曰三君每宰府辟命率皆同時羔鴈成羣丞掾交至豫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諡之



形群爲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  
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由是顯  
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  
備曰表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  
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表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  
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  
祖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  
之羣封還教以爲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  
誅太祖以謝羣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  
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羣爲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  
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爲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旣建  
遷爲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

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  
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  
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  
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剝削滅趾之法所以  
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  
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  
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  
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  
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  
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議同王朗  
及議者多以爲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  
且寢羣轉爲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杖名義不



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人日以親及卽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羣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爲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宣王等竝受遺詔輔政明帝卽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竝開府頃之爲司空故錄尚書事是時帝初莅政羣上疏曰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自喪亂已來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唯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

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爲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爲宜詔真還帝從之後皇女淑薨追封諡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羸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之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殤禮所不備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已來未有此比而乃復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



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由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徙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況乃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

臣松之案漢書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案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乃大殊長文之言於是爲過

加邊境有事

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荅曰王者宮室亦宜竝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

孫盛曰周禮天子之官有斷確之制然質文之飾與時推移漢承周

秦之弊宜敦簡約之化而何崇飾宮室示後嗣此乃武帝千門萬戶所以大典豈無所復增之謂邪况乃魏氏方有吳蜀之難四海罹塗炭之艱而述蕭何之過議以爲令軌豈不惑於大道而昧得失之辨哉使百代之君眩於奢儉之中何之由矣詩云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其斯之謂乎

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畱神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



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  
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  
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  
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  
也吾亦欲赦之乃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  
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諡曰  
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子列侯

魏書曰羣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之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泰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而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諫其非而播揚其惡可為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者矣

泰字玄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為并州刺史

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奇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於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眾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偏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以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



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  
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  
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涼州軍至  
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  
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  
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泰敕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  
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  
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  
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  
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卽與艾祕等分爲三軍  
進到隴鄧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旣  
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

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  
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  
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  
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  
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  
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  
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  
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  
不同兵書云修櫓積楹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  
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  
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  
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



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  
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詣官救兵當須衆集乃  
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  
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臣松之案此傳云謂救兵  
當須衆集而卒聞已至謂  
有奇變上下震懼此則救至出於不意若不知救至何故伏兵  
深險乃經三日乎設伏相同非不知之謂此皆語之不通也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  
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泰與  
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歎曰  
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  
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  
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  
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  
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

王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  
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  
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  
語荀顛曰玄伯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  
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爲尚書  
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爲鎮  
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  
軍還轉爲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泰  
總署行臺司馬景王文王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文  
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  
爲已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  
千六百戶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年薨追贈司空



諡曰穆侯

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  
顛召之顛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  
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請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  
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一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  
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  
伯其如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入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  
發後言遂嘔血薨臣松之案本傳泰不為太常未詳于寶所由知之孫盛改易泰言雖為小勝  
然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  
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案博物記曰太丘長陳寔寔子鴻臚紀紀子  
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小減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慙長

子恂恂薨無嗣弟溫紹封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勳前朝改

封溫為慎子

案陳氏譜羣之後名位遂微謹孫佐官至青州刺史佐弟坦廷尉佐子準太尉  
封廣陵郡公進弟戴徵及從弟堪並至大位準孫達字林道有譽江左為西中

郎將追贈  
衛將軍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表術之命  
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  
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達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  
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

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  
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桀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  
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為  
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  
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為外藩則吳人剽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  
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  
畱之矯辭曰本國倒縣本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效敢忘弘演之  
義乎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為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君死  
懿公屍為狄所食惟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內臣為其外  
乃剝腹內肝而死齊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  
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  
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矯為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  
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  
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矯以為



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為丞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書行前未到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于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辨明且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畧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整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

世語曰劉曄以先進見幸因潛矯專權矯懼以問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曄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構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

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

景初元年薨諡曰貞侯

魏氏春秋曰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木族徐宜每非之庭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喪亂已來風教

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袁粲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子本嗣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

舉大體能使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

軍事薨子粲嗣本弟騫咸熙中為車騎將軍

案晉書曰騫字休淵為晉佐命功臣至太傅封高平郡公初

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

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

魏郡及尚書令皆承代矯云

世語曰悌字孝威年二十二以兗州從事為太山太守初太祖定冀州以悌及東平王國為左右長史後至中

領軍並悉忠貞練事為世吏表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還本郡與

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見器於太守陳登與



登並心於太祖海西淮浦二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遣督軍扈質來討賊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東緡發于令遷齊郡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為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徙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二百戶中領軍桓範薦宣曰臣聞帝王用人

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畧為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

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

呂氏春秋曰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得獸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敗楚人於城濮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奏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之言百代之利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代之利乎

高祖用陳平之智而託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為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陳威刑大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疏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



內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之數詣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熒陽而卒太祖每涉郡境輒遣使祠焉

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為激

詭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畧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與武事茲荅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讚弘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熒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嘗阿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見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資以烈節垂名

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為漢黃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

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勲賜爵關內侯轉為戶曹掾文帝即王位為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群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後轉為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大師布衣廁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律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絕其糧道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



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  
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  
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  
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  
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  
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爲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  
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內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爲  
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  
母丘儉上疏曰陛下卽位已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  
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  
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案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  
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

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  
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  
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  
義拒之及文帝卽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侯何如臻稱明  
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宜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  
爲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疆秦留侯頤  
神不忘楚事謹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  
追贈太尉諡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爲光祿勳

二千石楷子權字伯輿晉太司馬汝南王亮輔政以權爲尚書郎傳咸與亮牋曰衛伯輿貴妃兄子  
誠有才章應作臺郎然未得東官官屬東官官屬前思楊駿親理塞路今有伯輿復越某作郎一  
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群吠遂至回聽權作左思吳都賦叙及注  
敘能有文辭至於爲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

續漢書曰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  
鄭玄同門相友植剛毅有大節常

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不應州郡命召建寧中徵博士出補九江太守以病去官作尚書  
章句禮記解詁稍遷侍中尚書張角起以植爲北中郎將征角失利抵罪頃之復以爲尚書張讓



劫少帝奔小平津植手劍責數讓等讓等皆放兵垂泣謝罪遂自殺董卓議欲廢帝眾莫敢對植獨正言語在卓傳植以老病去位隱居上谷軍都山初平三年卒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令告太守曰故比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乃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而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敬遣承椽修墳墓并致薄醴以彰厥德植有四子毓最小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表紹公孫瓚交兵幽異飢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連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駁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卺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

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既建為吏部郎父帝踐阼徙黃門侍郎出為濟陰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瘠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青龍二年入為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為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在職三年多所駁爭詔曰官人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



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於位者也其以毓爲吏部尚書使  
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  
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  
等馳名譽有四窓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  
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  
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  
疾也愚臣旣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  
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  
相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卽詔作考課法會司徒  
缺毓舉處士管寧帝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  
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  
乃用暨毓於人及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毓

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  
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卽位賜爵關內侯時  
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爲廷  
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爲光祿勳爽等見  
收太傅司馬宣王使毓行司隸校尉治其獄復爲吏部尚書加奉  
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爲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  
卽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母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景  
王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爲司空固推  
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卽授印  
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甘露二年薨諡曰成侯孫藩嗣毓  
子欽珽咸熙中欽爲尚書珽泰山太守

將軍開府 虞預晉書曰欽少居名位不顧財利清虛淡泊動修禮典同郡張華家單少孤不爲鄉  
邑所知惟欽貴異焉欽子浮字子雲 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有美

世語曰欽字子若珽字子務欽泰始中  
爲尚書僕射領選咸寧四年卒追贈衛



於華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爲國子博士遷祭酒永平中爲祕書監  
珽及子皓志並至尚書志子謙字子諒温嶠表稱謙清出有文思 謙別傳曰謙善著文章洛陽  
傾覆北投劉琨現以爲司空從事中郎琨敗謙歸段末波元帝之初累召爲散騎  
中書侍郎不得南赴永和六年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謙之曾孫  
評曰栢階識覩成敗才周當世陳羣動仗名義有清流雅望泰弘  
濟簡至允克堂構矣魏世事統臺閣重內輕外故八座尚書卽古  
六卿之任也陳徐衛盧久居斯位矯宣剛斷骨鯁臻毓規鑿清理  
咸不忝厥職云

魏書二十二

西川中鳳樓  
氏書同制市

三國志二十二

魏書二十三

三國志二十三

和常楊杜趙裴傳第二十三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表紹在冀  
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戰之  
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  
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  
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  
黷近久而帖危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帖於死十食貨志曰帖危若是  
注曰帖音鹽如屋簷近邊欲墮之意也一曰臨危曰帖有讒慝間其  
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荆州辟爲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  
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  
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  
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



喪弊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

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其

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進無罅罅之利退免採莫之機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非聖王所以陶冶民物開邪存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

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缺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高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

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為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係要宜考竅兩驗其實今聖恩垂舍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為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為郎中令文帝踐阼為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為民稀耕少人食者多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



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賊虛實蓄士養眾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眾庶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諡曰簡侯子禽嗣禽音離禽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愷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富擬於王公而性至儉吝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都公攝當世政位尚書令洽同郡許混者許劭子也清醇有鑒識明帝時為尚書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召陵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鸞憤之肆出虞承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間之間擢郭于瑜等馬之吏授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

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採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採擷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匍匐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為功曹餐餐放流潔士盈朝表紹公族好名為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鄆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魏畧曰林少單

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櫛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



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  
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  
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  
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  
為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為騎都尉  
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太  
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  
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  
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  
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  
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為天下之鎮也輕  
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為平原太守

魏郡東部都尉入為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

少府封樂陽亭侯魏畧曰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

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

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

叙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蹌而退

是為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祿大夫

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諡曰貞侯子峇嗣為太山

太守坐法誅峇弟靜紹封

魏畧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傅每見林輒欲跪林止之曰公尊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畧此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為林之為人不自畏權貴者也論其然否謂本傳為是

馮翊池陽人也世為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清靜吏民不忍欺轉為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匿不送官及其破收不知當坐本等顧謂其左右曰我坐書也會鍾相國護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為武陵大



守不之官轉鄴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亡司茂修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  
涉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不以此高人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  
先時國家始制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  
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散騎郎馮翊  
郡移嘉為中正嘉叙茂雖在上第而狀甚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劫人邪  
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中從公府掾為長陵令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  
以為故吏違科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為白衣始有清名於三輔以為兄坐追義而  
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或以為茂為良繇  
或以茂為髦士也 沐並字德信河間人也少孤苦表紹父子時始為各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  
役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為人公果不畏疆禦丞相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  
縣遣人呼縣吏求索臺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辦之聞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嗚呼罵吏並怒因  
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  
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肇髮決滅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為三府長  
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特犒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  
共食來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播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  
以為前世人也為長史八年晚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誠  
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  
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  
死苟窮非禮由斯觀之陽虎與璠甚於暴骨相懸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  
之大義也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  
覽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惟壽為欺魄  
天為鬼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椁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極  
枯豈不哀哉昔莊周濶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  
舍珠麟柙玉牀象衽殺人以徇橫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屨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

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  
才質滓濁汗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奄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  
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為孝而犯魏顛聽治之賢  
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屍視嘉平中病甚臨困又救豫掘塹戒氣絕令二人  
舉屍即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博治粟未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  
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為壽春令  
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將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悲  
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將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為不恪然以其履行過競無  
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輦歸車黃犂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苗其犢謂主簿曰  
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為激然  
由此名聞天下還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叙人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  
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為嫌苗亦不以濟貴  
更屈意為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畱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  
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  
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畧作奴僕  
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  
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眾未之知惟俊言曰



芝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娉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為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為征南軍師魏國既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為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眾克長後進惠訓不倦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惠衛恂本皆出自兵伍

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苗侯與俊善太祖適嗣未定密訪群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苗才分所長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苗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二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尚書僕射司馬宣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矣遂自殺

**眾冤痛之**

世語曰俊二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猗字公彥尚書晉東海王越舅也覽子沈字荀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為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象以帝言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世**

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三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



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歛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荅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歛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

襲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廩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畱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

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悉聽遣出皆叩頭願致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為用命臨陣斬數百級而襲眾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

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攻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一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為丞

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敬不及洽襲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畱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



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為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為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驎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以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

以筵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為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為督軍糧執法入為尚書明帝即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亮徙襲為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真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為軍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大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諡曰定

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為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



以儼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縣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縣絹道路艱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竝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為義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縣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縣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人為司空掾屬主簿魏略曰太

社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賤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為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必為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為不然時于禁屯潁陰樂進

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為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竝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



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太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

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

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其東凡所全

致二萬餘口

孫盛曰盛聞爲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之功儼既詐留千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信終

行遷平寇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

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

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內外耳當今

不若前軍偪圍遣謀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

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急之戮余爲諸軍當

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執大

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

羽聞之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

羽聞之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



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為軍師權眾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為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留為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荆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為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為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為驃騎將軍

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邪遂不取

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魏略曰潛世為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少不修細行由

此為父所不禮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

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北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過長沙太祖定荆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為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荆州卿以備才略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為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為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眾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



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為表裏者郝温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計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執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鄆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為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阼入為散騎常侍出為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內侯明帝即位入為尚書出為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為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

餘條喪父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諡曰貞侯

曰時遠近皆云當為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苳以自供又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挂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輦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

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秀咸熙中為尚書僕射

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弘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知名大將軍曹爽辟喪父服終推財與兄弟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衛國相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文王始建五等命秀典為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十八篇傳行於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八泰始七年薨諡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頽字逸民襲封荀綽與州記曰頽為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整自少知名歷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為尚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同心猶被枉害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頽雅有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頽理具淵博瞻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為世名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為中書郎早卒頽從父弟邈字景聲有雋才為太傅司馬越從事中郎假節監中外營諸軍事潛少弟徽字文季與州刺史有高才遠度善言玄妙事見荀粲傳王弼管輅諸傳徽長子黎字伯宗一名演游擊將軍次康字仲豫太子左衛率次楷字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府次綽字季舒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康楷綽皆為名士而楷才望最重晉諸公贊曰康有弘量綽以明達為稱楷與瑯琊王戎俱為椽發各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文王即辟為椽進歷顯位謝鯤為樂廣傳稱楷儁朗有識且當時獨步黎子苞泰州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郤有器望晉元帝為安東將軍郤為長史侍中王曠與



司馬越書曰裴郤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遠此下人士大敬附之次廓中壘將軍楷子瓚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太傅主簿贊遐並有盛名早卒晉諸公贊稱憲有清識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旣游楚習趙儼裴潛韓宣黃朗十人共卷其既習儼潛四人自有傳徐福事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旣傳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東縣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三輔亂人多流官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沉採樵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為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為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歷顯職魏封十郡請義以為軍祭酒又為魏尚書左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豐字宣國見夏侯玄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舉至孝為公車司馬為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弘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為漢陽太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為五官中郎將明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于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頓躓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析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韓宣字景然渤海人也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充散在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閱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言以為辯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筆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

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及其原禪腰不下乃趨而去帝曰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諦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為尚書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已恕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暨為人賢及宣在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列於名臣之流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為人弘通有性實父為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為方國及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為碩交惠陽親朗母于牀下朗始仕黃初中為長吏遷長安令會喪母不赴復為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為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木事朗母如已母為通度也魚豢曰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以其善變也昔長安市僧有劉仲始者一為市吏所辱乃感激躡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修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不肯就眾人歸其高余以為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道張工度主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陰乎千里亦未為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實也梁趙及裴雖張揚不足至於檢已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襲温粹識  
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美士也至於能不繫  
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魏書二十三

魏書二十四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

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

同縣豪右陳茂

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  
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  
隱居避亂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  
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表術命召徙居山都之  
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逃南居孱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  
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荆州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  
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作馬排蒲拜反為排以吹炭每一孰石用馬百匹更  
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  
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踐阼封



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

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祀祀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宗祀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皆在鄴都暨奏

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

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中大

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

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為土藏諡

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禮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送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立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昌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簣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從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子肇嗣肇薨子邦嗣

皆如故事勿有所闕特賜温明祕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劍佩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為野王令有稱績為新城太守坐舉野王故吏為新成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直晉諸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壽為嗣弱冠為祕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眾少子蔚

亦有器望並為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

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鄆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

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

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

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

吳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

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寧能護卿邪別

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此州與胡

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

寄在官一期寇竊寢息按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奏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為業忠臣以進善為效故易稱

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太守王雄為西

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

三國志



頃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授命為効言辭激揚情  
趣款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  
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悽  
悽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之姿  
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  
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為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史又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戎  
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荆州刺史澄皆又之子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

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  
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  
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  
帝即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負  
吏林為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  
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

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  
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  
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  
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  
今之制度不為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  
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竝缺散騎侍郎孟  
康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  
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聽  
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  
約則季文之匹也特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  
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



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臣松之以為漢封丞相邑為荀悅所譏魏封三公其失同也

頃之又進封安陽鄉

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

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

長吏奉祀尊為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祇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

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

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為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為未有命也周

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

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

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

義踰湯武可謂崇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臣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然淳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實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彞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為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與曠年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息

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之誠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達心以塞明義可謂多見其不知量也

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諡曰孝侯子述嗣

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射為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璋性率而疎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為各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

陳留舊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為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承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園令周疆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

子昌昌弟賜並為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

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竝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

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

避之眾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表

紹甥也

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按陳留舊傳及謝承書幹應為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為誤

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澀兵寇縱橫而柔冒



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表氏以柔  
爲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  
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  
自勵咸爲佳吏高幹旣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  
事誅之以爲刺奸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爲丞相倉曹屬魏  
春秋曰柔旣處法平允又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表覆柔而去曰是辟焉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  
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爲已舉將相扇動作  
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  
果反魏國初建爲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  
禮爲首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皐陶作士漢祖除  
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  
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

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  
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  
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  
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  
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卽止不殺  
金母弟蒙活者甚衆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  
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旣非  
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  
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  
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  
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  
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



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竝以元勲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

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卽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義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卽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



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  
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  
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帝納之後大  
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  
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  
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  
實通謀并執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  
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  
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  
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  
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  
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

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旣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  
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  
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  
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獵法甚峻  
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詣按事言之帝匿京  
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  
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  
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  
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  
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敕當行以疾病爲辭  
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  
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



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孫盛曰開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誓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必附情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温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肯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醜器捐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肆徇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於一朝咆哮可屈膝於象魏矣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逼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之暫益自不得有不忍之刑以遂空戮之罰亦猶賣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育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一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

之則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繩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申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未為失也臣松之以為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為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魑魅之象而躡於犬馬之形也質任之典非防近世況三方鼎峙遠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為非矣柔謂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理繩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為何謂若云猜防為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晃之為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叢棘既繁事須剖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為迂濶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總之酷忍之科既已大有所誣且自古已來未有子弟妄告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晃以兄告弟而其事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遏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昔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于古今此比蓋為不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



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  
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  
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預矣

魏各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  
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

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口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  
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  
十鹿是爲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口共食一鹿是爲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  
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爲萬狐一月共食  
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鵲所害  
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項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

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  
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  
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  
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  
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  
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

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  
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  
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  
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卽得其屍詔書復盈母  
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爲太常旬日遷  
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  
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  
高貴鄉公卽位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常道鄉公卽位增邑并前  
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諡曰元侯孫渾嗣咸  
熙中開建五等以柔等著勲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儁  
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  
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爲黃沙御史與  
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卽眞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於尚書令追贈  
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旣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熒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問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明帝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

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



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按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  
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  
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  
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郇以馬丹侯爲驗詐以鳴犢  
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  
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  
得尋按檣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  
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按  
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  
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  
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  
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

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志  
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之垂細也禮  
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  
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  
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  
尉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  
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  
平二年薨諡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  
出爲高唐陽泉鄆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  
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  
屯居築京候時或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



會但敕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軍

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卽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于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諡曰肅侯子惺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勲前朝改封惺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疾矣



魏書二十四

馬川屯園  
氏國南東

三國志二十四

魏書二十五

三國志二十五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

使毗詣太祖求和

英雄記曰譚尚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價執弱顯甫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為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

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為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圖誰可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

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

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

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

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

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



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爲二連年征伐而戰士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竝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

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臣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



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朱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亂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卽位進封潁

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宄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宣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少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



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辨使後世無所復增是  
蕭何為漢規摹之略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  
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  
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  
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魏略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

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群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為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群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群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臣松之以為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舉若張遼之疇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為警哉非所宜言莫過於茲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妄有此魏畧既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竊謂斯人受誣不少

青龍二年諸葛亮率眾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

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為大將軍

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

魏略曰宣王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

毗亮卒復還為衛尉薨諡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為河南太守

世語曰敞

字泰雍官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更侯湛為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鑿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大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執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為人任親昵之職也從眾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任事縱恣非持久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司馬文王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

魏畧曰阜少與同郡尹奉次曾趙昂偉章俱發名章章次曾與阜俱為涼州從事

以州從事

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疆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



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  
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別駕察孝廉辟丞相  
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  
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  
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  
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衆戎渠帥以擊  
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  
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  
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  
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  
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意阜流涕諫曰  
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

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  
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  
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歷城阜  
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敘曰何爲乃  
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  
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  
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超疆而無義多釁易  
圖耳敘母慨然敕從阜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  
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  
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敘起兵於鹵城  
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  
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



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効於義當紬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記錄必不墜於地矣皇甫謐列女傳曰姜敘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州人悽然莫不感憤敘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同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為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寧歸西因過至歷候敘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姜敘舉室感悲敘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耻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主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敘敘與阜參議許諾分人傳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敘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敘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以定敘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敘寬等從後閉門超失據過鹵敘守鹵超因進至歷歷中見超往以為敘軍還又傳聞超以走奔漢中故歷無備及超入歷執敘敘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即殺敘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手令褒揚語如本傳臣松之按謐稱阜為敘姑子而本傳云敘為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為不同謐又載趙昂妻曰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

妻王氏女也昂為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為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况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濯麻而被之眇食瘠形自春至冬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傳則不出房闈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掖口灌之良久乃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韞佐昂守備又悉脫所佩環釧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飢困刺史韋康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為非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幸高勳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此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為己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謙終日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適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為忠於已遂與異重相接結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應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况一子哉夫項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共閉門遂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保祁山為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凡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

祖征漢中以阜為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氏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



三國二十五  
六  
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爲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裊被縹綾半衰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問貽

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已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明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項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旣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



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荅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聞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閱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

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卽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典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



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周楚靈秦皇爲深誠高高在上寶鑒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

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飢色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

臣松之以爲忠至之道以亡已爲理是以臣救

其惡不爲身計而阜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爲已豈爲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讜烈之義爲一表之病乎

君作元首臣爲股肱

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荅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爲已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劔敕督軍曰



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為丞相軍議掾後為歷城侯徽文學轉為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為堂陽長以選為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為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為宜饗會隆曰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于四海以為不宜為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西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為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焉徵隆為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

魏略曰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茲望朔晦為太和曆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曆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祿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

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

而弗聽伶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返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



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大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按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旣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相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

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筵筓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祥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主之年也



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  
星孛於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  
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園丘  
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  
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  
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輿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  
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  
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  
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室實違禮度乃更  
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擘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  
乃皇太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

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祇聳之禮以率先天  
下以昭示後昆不宐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  
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  
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  
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  
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修三雍大  
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  
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  
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  
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  
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  
殊徽號易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



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太山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

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姬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旣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旣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



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竝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竝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

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縣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人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旣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



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會音膾今陛下所與共坐廟廊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

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由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將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于隸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旣兼之不修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



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  
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  
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  
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基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  
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  
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  
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  
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侔伯夷直過史  
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  
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彊飯專精以自持隆  
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初百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多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  
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謇謇謂足以勵物德音沒  
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  
悔又曰曾是莫聽人命以傾其高堂隆之謂也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

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  
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  
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  
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  
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  
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  
竝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  
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  
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  
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  
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潛字彥皇見  
應璩書林嘗督守鄴



城時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游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群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五旣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亦罔克又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含業日費千金大興

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玳珠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橐秸銓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雕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殽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諡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旣朽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勳親親俊又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竝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冲未能蒞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旣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



則海內幸甚後為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焉高堂隆  
學業修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  
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魏書二十五

魏川屯鳳  
氏圖周甫

三國志二十五

魏書二十六

三國志二十六

滿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  
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  
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  
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為從事  
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  
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  
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  
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  
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  
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

及右周  
三國志二十六



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或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

善寵臣松之以為楊公積德之門身為各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況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

解前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

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

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

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留寵行

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為汝南太守賜爵關

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

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為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

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

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

在邲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

耳今若遯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

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

亭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

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敕諸

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為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

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

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

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

陽而為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

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傍江易進難

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

賊果從無疆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



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敕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

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凌

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疵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

而遣還

世語曰王凌表寵年過跡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之遣還寵屢表求留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

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揚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卽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執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於計爲



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來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

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諡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

世語曰偉字公

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為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閭闔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啓王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効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為庶人時人冤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荀綽冀州記曰奮性清平有識檢晉諸公贊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



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爲表  
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爲公孫所厚而去  
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  
器吾旣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  
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爲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爲長史時  
雄傑竝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  
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  
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  
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  
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  
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  
爲群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

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  
效卽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  
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僞并護  
鮮卑自高柳以東滅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  
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  
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  
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  
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  
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取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  
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  
十重豫密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  
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



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  
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按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  
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  
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  
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  
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通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者豫  
皆構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而幽州  
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爲國生事遂轉豫  
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  
難其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臣松之案暨字休先瑛陽人事見劉暉傳暨子肇  
晉荆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  
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

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  
輒便循海按行地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  
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  
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  
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  
內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  
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  
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  
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  
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  
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執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  
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



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臥不起  
令眾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  
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  
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  
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荅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  
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  
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魏略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  
宿恩過拜之豫為殺雞炊黍送詣至陌頭謂之曰罷老  
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數千匹遣人  
餉豫豫一不受曾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約邊妻子難之言西門約古之神人那可葬  
於其邊乎豫言約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  
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為画像又就為立碑銘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  
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薄藏官不入家家常貧置雖殊類咸高豫  
節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  
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  
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  
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款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匹豫得

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  
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  
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  
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  
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  
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  
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為  
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  
阻疆胡勸幹迎尚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  
而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從事太祖將  
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



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  
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亦在坐峭  
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  
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  
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  
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  
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滅貊之用當今之執彊者爲右曹操獨  
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  
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  
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  
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  
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太祖

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  
遼東送表尚首縣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  
茂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  
兵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阼  
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  
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  
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部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  
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  
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戰陣  
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  
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  
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



萬餘家詣郡附塞敕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首羅侯及叛烏丸歸  
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  
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陜北故  
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  
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  
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  
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池執因山陵之宜鑿原開  
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  
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  
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  
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執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  
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踊躍又移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

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  
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  
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  
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  
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虜虜遷徙無常若勞師  
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  
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陜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畜資  
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  
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  
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嘉嗣次  
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爲振  
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胤同母早卒

案晉書弘後爲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  
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 荀綽冀州記曰



秀有雋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為衛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為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都官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穢行文辭尤厲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譽由是而損後張華請為長史稍遷至尚書河間王以秀為平北將軍假節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借其材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

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溫鴈門太守

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

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署為門下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為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

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為真安定羌大帥辟蹠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相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蹠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



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宣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疆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民保鄣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執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

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湫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疆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疆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執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集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



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

世語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准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觀展在近書至宣王亦有之

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諡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勲前朝改封汾陽子

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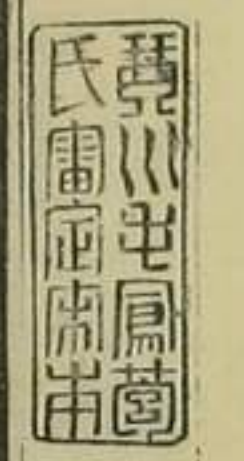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射鎮子奕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漢書

魏書二十六



三國志二十六



